

啄木鳥



1

ZHUO
MU
NIAO

I218.1/2

啄木鸟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啄木鸟》第一期

目 录

回 忆 录

为民作勤务 劳怨均不辞

——忆少奇同志在天津视察活动片断…………王道岭（1）

微山湖的浊浪

——罗荣桓同志处理湖西“肃托”的故事…………白 刃（9）

报 告 文 学

雄关漫道……………从维熙（28）

碧绿的山影……………刘心武（46）

红灯就要这样亮……………王洪波（61）

从一个人看一项伟大的工程

——溥仪后半生采访散记……………文 达（78）

小 说

生活的信念……………王亚平（115）

信任……………木 青（150）

驱散浑浊的迷雾……………艾国文 黄伟英（154）

家庭风波……………王旦轲（195）

诗 歌

电镀手铐

- 关于手铐的联想……………张志民 (205)
- 一支响箭……………孙 刚 (209)
- 在密密的森林中……………徐 刚 (210)
- 深夜追捕……………朱家良 (213)
- 袖手旁观 (英韬画) ……………易和元 (214)
-

电 影 剧 本

- 心灵的呼唤 (根据话剧《姑娘 跟我走》改编) ……周振天 (215)
- 万里东归……………王振坤 张 莹 (262)
-

评 论

新人的诞生和成长的颂歌

- 谈谈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磊 然 (311)
- 谈谈《点与线》的逻辑推理……………吴家麟 (320)
- 西方惊险小说杂谈……………施咸荣 (341)
-

香 港 见 闻

- 旅港一瞥……………骆 毅 (359)
-

文 艺 随 笔

- 谈谈反特影片……………严寄洲 (371)
- 如何塑造公安战士的形象……………田 华 (374)
- 浅谈反特影片的雷同……………金栋贤 (378)
- 当《虎穴追踪》重新上映的时候……………赵 联 (383)
-

国际一角

克格勃罪行目击记

——苏联精神病院内外

-〔苏〕约里·诺维科夫著 周克骏译 (384)
苏联霸权主义的鹰犬——克格勃.....李 峰 (418)
-

其 它

爱之乎，害之乎？

——访“两熊”的班主任.....寸 草 (426)

沉滓的新泛起

——“巫婆”、“神汉”及其他.....袁万里 (429)

话说啄木鸟

——记本刊创刊的缘起和旨趣.....于浩成 (432)

封面题字.....茅 盾

封面设计.....胡基明

人物速写.....文关旺 冯纪伟(封二)

构 思(木刻).....王 炜(封三)

为民作勤务 劳怨均不辞

——忆少奇同志在天津视察活动片断

王道岭

每当我们翻开那历史的真实纪录，每当我们漫步在鸿顺里那狭窄的里巷，每当我们伫立在云南路招待所的小小庭院，每当我们逗留在天津西站站台，凝望南去列车缓缓驰去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年亲身参加过少奇同志的保卫工作的人们——抚今追昔，万般情愫在心中滚动，翻腾的思绪难以平静。我们不禁想起朱德同志贺少奇同志五十寿辰的诗句：“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这句诗既概括了少奇同志一生的高尚品德，也反映了少奇同志在天津活动的感人精神。

—

一九四九年初春，天津刚解放，正处在开辟事业的关键时期。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少奇同志又来到了天津。他当年曾在这里主持过北方局的工作。

少奇同志这次到天津，住在原台湾路七号，一下车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一个多月来，少奇同志一天到晚很少休息，常常工作到深夜。因为那时天津刚刚被我们接管过来，工作千头万绪十分庞杂，加上我们还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这就格外地加重了少

奇同志的工作负担。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少奇同志针对天津当时的实际，提出了天津主要任务是管理、改造、发展，把天津这个消费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少奇同志在扩大的干部会议上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就是必须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少奇同志在会上，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土地音，再三强调“依靠”、“团结”、“争取”三者的政策界限，再三解释“其他劳动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包含的阶级内容。然后，他提出：“我们要一步步地战胜敌人，同时开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并为发展城市生产提出了许多具体指示。少奇同志在天津的十七次重要讲话，促进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天津的贯彻落实，为天津的干部、群众指明了方向。

在城市建设中，少奇同志十分重视专政机关的创建。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专门听取了许建国、万晓塘同志关于天津解放初期公安工作的汇报。少奇同志指出，城市里的统治工具应该主要是人民的警察、法院、监狱。他说：“目前，人民警察的力量很弱。每个街抽一两名党员到公安局去，作为训练新民警的基础。我们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警察。”少奇同志还十分关心于警的生活，他语重心长地对市委负责同志说：“民警的待遇很低，要提高一些，他们是以此维生啊。”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少奇同志的关怀下，天津的公安队伍从弱到强，逐步发展起来。在后来的镇反、肃反中都作出了成绩，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天津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五年后的一次视察中，少奇同志从一份材料上看到，一个分局有两名干部分别发生了私开出国证明和私自批准与自己有关

系的人迁移户口的违法乱纪问题，对此非常重视。在一次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少奇同志关切地询问了别的公安局有没有这类问题，发现了的是否都追查清楚了。会上，他严肃地说：“凡是搞坏事的总得找靠山，找上层建筑保护。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公安局也是上层建筑嘛。公安局搞这些东西是危险的。”少奇同志叮嘱省市负责同志：“现在不是让你们注意抓军事嘛，恐怕还得注意抓公安局的工作，注意公安队伍的纯洁。”

少奇同志的教诲，给我们敲了警钟。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感到它的份量，越发体会出它包含的深刻含义。尽管在十年浩劫中，少奇同志对公安工作的许多论述受到歪曲、遭到诽谤，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人们是最好的历史见证。面对林彪、“四人帮”对公安机关的大砸大砍，在我们的队伍中有多少象李良烈士那样的不屈的公安战士，为严守公安工作的机密而献身，为捍卫真理而斗争。面对公安战线的十年创伤，又有多少两鬓斑白的老公安战士，对当年叱咤风云的战斗生活更加怀念，对当年公安队伍钢铁般的组织纪律和优良的传统作风更加赞赏。他们都十分清楚：公安工作的开创、公安队伍的成长是党直接领导的结果，同时，这里也凝结着少奇同志的心血，饱含着少奇同志的殷切期望。

二

一九五〇年，少奇同志第二次来津视察，住在云南路七十七号的招待所里。少奇同志用饭很简单。一次，黄敬、黄火青、许建国同志陪着少奇同志吃饭，也不过是花卷、米饭、辣椒、鱼等几个简单的饭菜。席间，少奇同志微笑点头，听着市委负责同志谈话，气氛十分和谐。

少奇同志几次来津，每逢外出参观视察，从不要更多的车辆护送。他说：“不要去很多车，不要限制群众。我们应该接近群众，

了解真实情况。所以，也不必事先通知。提前布置好了，我还看什么呢？”因此，少奇同志出去，除他乘坐的汽车外，只准我们跟随一辆车。一次视察归来，少奇同志不顾一天的劳累，和我们攀谈起来。他说：“警卫工作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人多车多，对你们不好，对我们也不方便。”他还教诲我们，不要在群众面前显示自己，要当无名英雄。

少奇同志身为国家主席，却非常谦逊谨慎、平等待人。在招待所里，他唯恐给服务人员添麻烦，处处以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身分出现在群众面前。一次，他的女儿跟随来津。少奇同志坚持不要为女儿另安排住房，只在他的住室加了张行军床，还嘱咐女儿不要影响别人的工作。少奇同志见到服务人员总是微笑着点头示意，打招呼。临走时，常常对招待所负责同志说：“谢谢你们，给你们添麻烦了。”然后，和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有一次，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女服务员还不太习惯，腼腆地躲在柱子后边，被少奇同志发现，便走上前去和她亲切地握了握手。服务人员见了，都十分感动。

令人愤慨的是，江青一伙曾大肆造谣诬蔑少奇同志生活如何奢华，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就我们亲眼所见少奇同志先后五次来津，一向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叫地方为他设宴，从没搞过任何晚会活动。光美同志陪同少奇同志几次来津，常常是身着布衣，脚穿布鞋，生活朴素，工作干练，待人热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江青一伙，一来就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大耍威风，人们敢怒不敢言。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警卫人员说：“江青打你眼前一过，香气逼人，真是令人作呕！”

三

少奇同志访问过鸿顺里，这个原来并不被人注意的普通居民街道，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旁。“丁”字型的里巷，地上铺

着早已风化了的青砖。胡同的最宽处也不过两米，最窄的地方仅有一米三十。两旁是有近百年历史的青砖平房，由于地势低洼，房山上一人多高的砖墙被当年的洪水浸泡碱化。如遇雨季，居民屋里雨水齐床，家具杂物尽被淹泡。这里居住拥挤，卫生条件很差，过去人称“大便胡同”。一九五八年，这个街把居民组织了起来，搞起了生产，办起了托儿所、敬老院、图书馆和公共食堂。鸿顺里的面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少奇同志在视察香河、武清两县以后，再一次来到天津。十日晚上，天气酷热。少奇同志在干部俱乐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听取了鸿顺里等五个街的工作汇报。他向鸿顺里街的张玉桩同志详细地询问了她们组织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少奇同志觉得，街道组织群众生产，给工厂作些辅助性的加工这个办法很好。会议将近结束时，少奇同志请大家一起吃些冰淇淋。张玉桩看着少奇同志吃一个，她也吃一个。少奇同志拿起第二个时，分出一半亲手递给了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街道积极分子和国家主席坐在一起，同吃一个冰淇淋，能不激动吗？！这时街道主任悄悄地捅了捅她。她立即明白了主任的意思，兴奋地对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请您到我们鸿顺里看看吧！”

少奇同志含笑对她说：“你们还不算先进啊！”

“您去指导指导，我们更好地学先进嘛。”

少奇同志听后，爽朗地笑了。

七月十一日这一天，烈日当头，天气十分炎热。下午两点多钟，几辆小轿车驶进元纬路，在鸿顺里巷口稳稳地停了下来。一位身材修长，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老人走下了车。几个三轮工人立即认出了这就是少奇同志，他们兴奋异常，脱口喊出了“少奇同志来了！”顿时间，欢声四起，男女老少蜂拥而来，鸿顺里周围挤满了人群，人们热烈鼓掌，争先恐后看望少奇同志。我们做警卫工作的同志，一看这种情况有些紧张。少奇同志却笑着说：

“这样好，更可以联系群众嘛。”就这样，少奇同志在人民群众的簇拥下，迈步走进了鸿顺里这个平民居住的狭小街道。

张玉桩高兴地合不拢嘴。她头前引路，边走边介绍。少奇同志在胡同里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妇女为工厂加工铜丝生产，他还蹲下身来仔细观看，并亲自动手试了试。然后站起身来，含笑来到民办托儿所看望了这里的孩子，亲手把糖果分给了他们。从托儿所出来，少奇同志又走进了居民贾大娘的家。

贾大娘的名字叫樊淑珍。随着贾大爷的姓，人们才称她贾大娘。贾大爷解放前靠收破烂儿维持生活，解放后才翻了身。三个孩子都有了工作，生活不愁吃不愁喝。贾大爷一直负责这个里巷的卫生，他硬是把这个“大便胡同”变成了卫生模范胡同。街道成立食堂，贾大娘这老两口子，东家凑个碗，西家凑个碟，搭起了炉灶，办起了食堂。他们分文不拿，热心为大家服务。结果，这位一心为集体的贾大娘被评为市级模范，还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少奇同志走进了贾大娘那间只有八平米的住房，贾大娘赶忙掸扫桌椅，张罗座位。少奇同志笑着说：“老同志，别张罗了，就坐在炕上拉拉家常吧！”接着亲切地问起贾大娘全家几口人，几个人参加了工作，生活情况怎么样。最后还问道：“您的儿子结婚了吗？”

贾大娘爽快地回答：“嗨，连对象还没搞上呢，这不是没有房子嘛！”

少奇同志听了笑了笑，对贾大娘说：“你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居住条件也可以改变。”说着转向省市负责同志风趣地说：“房子不够住，可以摆起来嘛。”

事后不久，万晓塘同志来到鸿顺里，问起盖楼房的事。晓塘同志对张玉桩说：“少奇同志的话，意思是要靠自己动手盖楼房，国家可以帮助一下。”结果在国家集体共同努力下，从五九年破土动工，到六一年，鸿顺里终于盖起了两幢楼房。贾大娘搬进了新

房，儿子也娶了妻子。象贾大娘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怎么不感激党，怎么不爱戴少奇同志呢？她几次要求把与少奇同志和以后来鸿顺里的邓小平同志的两张合影洗印两张，留作永久的纪念。后来新华社满足了她的要求，合影像从北京给她寄了来，一家人甭提多高兴啦！把照片镶在镜框里，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中央，左端详，右端详，看了又看。左邻右舍也常到她家，看着合影像，分享着领袖和平民在一起的幸福回忆。

走出贾大娘的家门，刘少奇同志沿着“丁”字型的街道，拐过弯来，参观了敬老院、图书馆和食堂。边走边和张玉桩等同志交谈，他说：“托儿所要注意卫生，要注意孩子的成长。食堂一定要办好，吃饭将就一顿两顿还可以，总将就就不好了。我们过去打仗，一个战役的胜败与吃的好坏有很大关系啊。”这时，王光美同志来到少奇同志身边说：“刚才，我见了两个怀孕的妇女。她们请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少奇同志笑着吸了口烟，然后说：“生男叫赶美，生女就叫超英吧！”周围的人们听了，都爽朗地笑了。

事也凑巧，后来那两个妇女果然生了一男一女：赶美和超英。这两个初生的婴孩在母体的孕育中，就受到了领袖的关怀。

访问结束了，少奇同志高兴地向周围的群众招手致意，在群众的掌声中，告别了鸿顺里，登车驶去。鸿顺里的居民目送少奇同志远去的汽车，久久不愿离去。少奇同志访问鸿顺里的当天晚上便动身去济南。临行前，他对秘书说：“我们坐硬席车走吧。”陪同少奇同志的市委领导同志说：“少奇同志，硬席旅客多，天气又这么热，还是坐软席吧。”少奇同志认真地说：“我也是旅客，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么多旅客不怕热，单我们怕热？”下午四点多钟，少奇同志头顶炎炎烈日，乘车来到天津西站。在秘书的引导下，走到售票窗口，买了普通硬席客票，迈着稳健的步伐，通过检票口，登上了南下去济南的十五次列车。我们看着徐徐起动、缓缓出站的列车，对领袖的敬爱之心，油然而生。

十年过去了，天津人民群众作梦也没有想到：平地突然刮起了狂风。一切污垢、诽谤和诬陷都蒙在了少奇同志身上。当年领袖和平民谈笑风生、共享欢乐；现在领袖蒙冤、平民受害，又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当年参加保卫少奇同志的警卫人员，被诬蔑为“刘少奇的忠实信徒”。珍存和少奇同志合影照片的鸿顺里居民被揪斗、关“牛棚”，还要揪回鸿顺里游街示众，连小孩子超英也被拉到大会上强行改了名字。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天津人民压抑多年的情怀舒展了。鸿顺里从六十四岁的张玉桩到二十二岁的超英，这两代人集聚在电视机前，和全国人民一起悼念少奇同志。张玉桩深情地说：“我们挨了整，终久还见到了天日。可惜的是，少奇同志却离开了我们。”超英恢复了少奇同志给她起的名字，作为群众对领袖的永久怀念。



微山湖的浊浪

——罗荣桓同志处理湖西“肃托”的故事

白 刃

~~~~~  
四周敌垒不闻鸡，  
雪拥南阳急马蹄，  
惠及死人肉白骨，  
至今歌颂满湖西。

宋朝范仲淹曾用“虎啸猿啼，浊浪排空”形容洞庭湖的坏天气。我借“浊浪”作题目，指的不是微山湖的气候，而是比喻一九三九年湖西“肃托”事件。

上面那首诗，是山东微山湖人民，怀念罗荣桓同志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断精神处理湖西“肃托”事件，救了五百多名干部，为被难的同志伸冤而作的。诗的前两句后文要谈到，这里不作注解。第三句“死人”指的是行将赴死的人，因罗荣桓同志飞马赶到而获救。“肉白骨”说的是被杀害的同志得到昭雪。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湖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这一事件在我心中翻腾了将近四十年，而今写起来，依然心情激愤，感慨万端。

## “逼供信”与冤狱

看过《十五贯》的人，都痛恨县官过于执主观臆断，刚愎自

用，采取肉刑和“逼供信”审案，错判两个男女青年死刑，造成了冤狱。

我们党内也有些“过于执”，他们自命不凡，搞主观主义，偏听偏信。他们也喜欢用“逼供信”断案，同样也制造了许多冤狱冤案，湖西“肃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逼供信”和肉刑是分不开的。不用肉刑是逼不出口供的。早在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就提出废除肉刑，不许打骂士兵。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又明文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论政策》）

然而一九四三年，康生一伙人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也是用“逼供信”，把许多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和来延安的知识青年，打成国民党特务。而且把所谓的“抢救经验”，推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使许多地区蒙受损失。在山东敌后，罗荣桓同志接受湖西“肃托”的教训，坚决抵制“抢救风”，才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

历史不会重演，但有时候却惊人的相似。二十年后林彪和“四人帮”，把“逼供信”搞到登峰造极，制造了数不清的冤狱和冤案。他们的罪行，比过于执千倍可恨！他们留下的恶劣影响，若干年后都很难消失！

最可恶的是，伙同林彪和“四人帮”大造冤狱冤案的顾问——康生，抗战开始写过一本肃清托派的小册子，在山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延安大搞“抢救”的也是他。这难道仅是主观主义不肯接受血的教训吗？很值得深思。

罗荣桓同志最痛恨用肉刑审案，最坚决反对用“逼供信”断案。他在处理湖西“肃托”时说：“用这种方法审讯，必然要冤枉好人，也很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历来反动统治者都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们手中无真理，不敢实事求是。这是反革命的方法，我们要坚决废除！”

闲话少说，请听罗荣桓同志处理湖西“肃托”的故事吧！

## 狼狈为奸陷害好人

抗战初期，华北国民党军队闻风逃跑，日本鬼子大举南下，山东微山湖西成了“真空”地带。中共湖西地方党，为了抗日救国，壮大革命力量，发展了许多新党员和大量地方武装。

一九三九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挺进到苏鲁豫，在湖西留下一个营，与地方武装合编，发展了两千多人，编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

滚滚洪流中必然挟带一些泥沙，革命大发展难免混进少数坏人。中共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绪仁，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由于“肃托”后他畏罪自杀，身份一直没有查清，后来有人说他是叛徒，国民党特务，在天津参加过托派组织）。抗战开始，王绪仁跑到徐州，混进游击部队，后来窜到湖西，窃取湖边地委的领导权。他和四大队的政委王凤鸣狼狈为奸，领导了湖西的“肃托”。

王凤鸣原是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部的青年干事，以后部队大发展，水涨船高，被提升为大队政委。随着职位的高升，他的自命不凡和胆大妄为也跟着膨胀起来。他年龄不大，却卖弄着参加长征的老资格；他政治水平很低，却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野心勃勃，想在湖西称王称霸。

一九三九年秋天，湖边地委干校学员即将毕业。王绪仁向地委领导人汇报，说许多学员有托派活动，以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这时，苏鲁豫军政委员会在鱼台开会。会后，区党委几个领导人到了湖边地委，王绪仁又向他们汇报了“托匪”的活动情况，大家深信不疑，同意王绪仁自报奋勇负责审讯。王绪仁亲自审问重要的嫌疑犯魏定远，采用肉刑，逼供出一批名单。又从名单中挑出区党委党校毕业，派到地委组织部工作的曹广善，如法炮制。曹广善受刑不过，又供出一套人马，其中有区党委的干部。尽管魏定远和曹广善二人的口供不一样，而且曹广善在审讯第二天就



死了，但是区党委和地委的领导人，都没有异议。

区党委几位负责人，带着“托派”的名单，准备在区党委同时进行“肃托”。他们走了之后，湖边地委加紧“肃托”，王绪仁把名单上的人抓了起来，用肉刑逼供。肉刑也升级了，开始是用砖压腿，捆绑吊打，慢慢用电话机过电……每个被审讯的人，必须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且供出组织名单，才停止用刑。有些人经不住折磨，只好屈打成招，乱咬乱供，“托匪”的名单越来越长了，不但有地委和区党委的干部，而且有游击部队的教导员……

王绪仁和地委书记感到棘手，连忙写信给在湖东的四大队求援。王凤鸣派部队接他们到湖东，听了王绪仁的汇报，规定了几条：

一、地委领导的游击队，归四大队指挥；二、警卫由四大队派出；三、肃托工作由王绪仁和四大队的保卫科长负责，由王凤鸣领导。

王绪仁老奸巨滑，王凤鸣野心勃勃。一个想借枪杆子制造更大的混乱，一个想乘此机会显露头角，建功立业。两人臭味相投，“肃托”一天天扩大化，“托派”越肃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成百的部队和地方干部被抓了起来。王绪仁故作惊慌地请示王凤鸣：

“这可怎么办呀？王政委。”

“有反必肃嘛！”王凤鸣胸有成竹地说，“托派跟汉奸一样，是抗战的敌人，当了人民公敌，天王老子也不能放过！”

于是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抓人：有的个别逮捕；有时以开会为名，在会场埋伏部队，将被逼供出来的人，骗来开会，一网打尽。

王绪仁利用王凤鸣的幼稚和傲慢，不断阿谀奉承。王凤鸣吃了“迷魂汤”，飘飘然唯我独尊。当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分散在陇海铁路南面和离微山湖较远的边沿地区，湖西只有四大队。王